是谁，唤醒沉睡千年的黑土地

十万官兵决战北大荒

新华社哈尔滨3月17日电（记者李凤双、王春雨、王建、黄腾）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北大荒博物馆，有一幅版画，题为《第一道脚印》。画面里，乌云低沉，垦荒勘测队的几位战士扛着设备，拄着木棍，行进在茫茫雪原，身后留下一行行脚印。

这里，曾是苦寒蛮荒之地。北大荒的拓荒史，始于先驱者的第一道脚印。

挺进！挺进！向荒原挺进！

为了开发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十万复转官兵奔赴北大荒，揭开了人类垦荒史上的壮丽篇章。

北大荒的沧桑巨变了不起！一代又一代北大荒人披荆斩棘、开拓进取。

昔日的亘古荒原，如今已变成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北大荒正努力打造“农业领域航母”。

左图：曾担任八五○农场生产队队长、如今105岁的郭德福在介绍当年情况（3月4日摄）。
右图：这是北大荒第一代垦荒人、八五○农场离休干部王在邦（3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挺进，向亘古荒原开战

今年91岁的老党员王在邦，曾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加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式。第二年，他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1958年4月，王在邦带着妻子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黑龙江边陲小城密山，开发北大荒。

和王在邦一样的几万名复转官兵，当年吹响了开发北大荒的“集结号”，10万名官兵扛着红旗，挑着行李，穿过山林，越过沼泽，直插北大荒腹地。

时间回溯到1954年6月，王震将军来到黑龙江省汤原县，看望正在施工的铁道兵战士。当看到官兵们垦荒收获的粮食、蔬菜后，王震有了把大批复转军人留在黑龙江“办农场，为国家多产粮食”的想法。

王震将军找到当时的铁道兵副师长余友清，在谈话后的第二天，余友清就背了一个小包，带了一个警卫员去踏查。他们在蒿草丛生、野狼出没、沼泽遍布的北大荒腹地，长途跋涉，风餐露宿。

1955年1月，铁道兵部队的第一个农场——八五○农场成立。

短短两年时间，铁道兵多个师的复转官兵1.7万多人挥师北上，先后创建了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等12个八字头农场。

曾参加过西南剿匪、抗美援朝的李胜清，1958年来到八五○农场。刚站稳脚跟，1959年初，李胜清就把远在河南老家的父母、妻子、兄弟以及岳父母接来，和他一起开发建设北大荒。如今，李胜清一家在北大荒已有4代人，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工作在农业生产一线。

八五○农场的建设，为复转官兵开发北大荒提供了经验，一批又一批官兵向荒原发起集团式进军。1958年，北大荒迎来开发高潮，当年10万复转官兵挺进北大荒。

开发，向广袤黑土地要粮

八五○农场第一管理区第一作业站——王震将军点燃第一把荒火的地方，当时这里一片沼泽，野兽出没，风雪肆虐，荒草齐腰高。

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摆放着当年使用的犁具、锄头。该馆馆长丁军说，当时没有农具，复转官兵就从日寇遗留的地下工事里捡来炮弹皮、废铜烂铁等，自制农具。

1955年5月，大地解冻，官兵们迎来了建场的第一个春天。一些低洼地还有冰碴，牲口在里面抬不起蹄，一步一趔趄。余友清提出人拉犁，年近半百的他跳进泥浆里，带头拉犁开荒。

两天下来，余友清感到用50人拉一台犁，效率太低，他改装犁具，改进拉犁方式，用20人拉，后来改为12人或8人拉。就这样，开荒早期，靠人拉犁唤醒了沉睡千年的黑土地。

在余友清带领下，官兵们第一年就开出了14.45万亩荒地，做到了“当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收益”。

王在邦回忆起当时的生产场景，那真是“早起三点半，地里三顿饭，晚上看不见，锁头把门，烟囱站岗”。

“但我依然不后悔，我骄傲，我是北大荒人。”老人说起那段岁月，依然激情澎湃。

今年105岁的郭德福老人，1955年10月来到北大荒，曾担任八五○农场的生产队队长。他说，当时苗出来后，没几天杂草就封垄了，草比苗高，在苗长成期间，战士们需要一遍遍用手拔、用锄头锄去杂草。这对拿惯枪支的战士们来说，需要巨大的耐心。

1956年5月，八五○农场派副场长黄振荣前往南横林子创建八五二农场。他带队当年开荒20万亩，这个农场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铁道兵农场。

向荒原要粮何其艰难。黄振荣的儿子黄黎听母亲讲述了一件事：一天，黄振荣接到指挥部通知，冒着零下40多摄氏度的极寒，走了50多公里，连夜赶回场部开会，脚指甲生生冻掉了9个。

“洗脚的时候，我母亲看见父亲的脚血肉模糊，都是肿的，脚上还粘着一块破布，撕都撕不下来。”黄黎说。

如今，在王震将军点燃第一把荒火的地方，当地建起了纪念雕塑。八五○农场场长王洪斌说，这个地方如今建成了全国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区，粮食亩产从当年的100多斤提高到1200多斤。

2020年，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粮食播种面积4330万亩，粮食调出量405.5亿斤，占全国20%，北大荒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华大粮仓”。

改革，打造“农业领域航母”

北大荒不仅为祖国生产粮食，还缔造了“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新时代，北大荒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垦改革中，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

正值备耕之际，八五四农场种粮大户吴进堂开始检修农机。1998年他承包了3000多亩耕地，现已发展到1万亩。吴进堂说，第一代北大荒人浴血奋战，为今天的“中华大粮仓”奠定了坚实基础，要继承北大荒精神，发展绿色农业，让农产品更绿，品质更优。

北大荒第二代、王在邦的儿子王伟，如今是八五○农场一家生物肥企业的董事长。他说，正是老一辈北大荒人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激励着自己二次创业。

新一代北大荒人正奋发努力，为北大荒农业现代化贡献着力量。

种植大户“80后”袁志欣说：“如今收割机装上北斗导航，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一天一夜可以收割2000多亩地。”

北大荒集团牡丹江分公司总经理刘广润说，经过60多年的艰苦创业，从第一个军垦农场八五○农场到如今15个农场，牡丹江分公司耕地面积已达672.5万亩。无论是在探索中曲折前进，还是在改革大潮中破浪前行，军垦精神始终是牡丹江分公司代代传承的根与魂。

北大荒立足现代农业，努力打造“农业领域航母”的同时，一场深化农垦改革的战役也在攻坚。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北大荒迎来转型发展新契机。

去年底，黑龙江农垦改革收官。北大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说，经过5年的“钢牙啃硬骨头”，黑龙江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主体工程全面完成，实现了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社企分开目标。

体制机制改革的红利正加速释放。2020年，北大荒集团实现利润总额13.1亿元，比上年增长329.4%。“北大荒”品牌价值突破千亿元，并进入“世界品牌500强”行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北大荒再出发。

亘古黑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信仰的丰碑

追寻湘江战役红军烈士 穿越时空的理想信念

新华全媒头条

新华社南宁3月17日电（记者王军伟、何伟、王悦阳）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的峡谷中，湘江北去，波涛汹涌。

1934年底，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数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是红军将士用生命向初心和使命交出的一份答卷。86年过去了，记者走访昔日的战场，仰望高耸的纪念碑，抚摸着英烈墙，追寻革命先辈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心潮澎湃。

小朋友在广西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观看英烈名录（2月2日摄）。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他们的姓名无人知晓 他们的信仰穿越时空

酒海井、甑子岩、耳目洞、水流坪……

青山处处埋忠骨。一个个曾经不知名的地方，随着红军烈士遗骸被挖掘打捞，魂牵世人。

酒海井，因口小肚大形似当地盛酒的容器而得名，实则是一个地下暗河。

根据史料记载和当地群众口述，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100多名红军重伤员因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投入酒海井，全部壮烈牺牲。

2017年8月，广西桂林市灌阳县启动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打捞工作，邀请当时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的李法军负责遗骸鉴定研究。

井下地质复杂，布满淤泥和石块，工作人员经过抽水、阻水、分流、清淤等一系列努力，陆续发现20余具遗骸。

李法军用颤抖的手在电脑键盘上敲出了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鉴定报告：

——颅骨上有明显的外力创伤痕迹，是致命伤；

——年龄15岁至25岁，身高1.37米至1.63米，体重53公斤至55公斤；

——股骨整体发育较弱，长度短小，这些烈士生前身体并不强壮……

长征途中，许多红军士兵年龄不到20岁，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也只有25岁左右。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们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做了近20年遗骸研究的李法军和他带领的团队被深深震撼。“他们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奉献了生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李法军说。

甑子岩，灌阳县的深山溶洞，洞口直径约5米，深不见底。

2018年底，重庆洞穴探险队现场打捞红军烈士遗骸。虽然已经过去2年多时间，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打捞队员肖洪内心仍久久难以平静。用铲子一点点刨开黑黝黝的泥土，一块块骸骨露出来，肖洪感慨万千：“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们不惧生死？”

此后，2300多块骸骨被陆续打捞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红军遗骸收殓保护，但因年代久远，还有不少红军烈士散葬在湘江两岸的群山之中。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近年来，广西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址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对发掘收殓的82具相对完整的遗骸、7465块零散骸骨进行集中安放，以此告慰先烈。

灌阳县烈士陵园里有一块没有名字的墓碑。立碑者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34师第100团团长韩伟的儿子韩京京。他遵照父亲的遗愿，为红34师牺牲的将士立了这块碑。

松柏挺拔，石碑静静矗立。韩京京在墓碑的基座上刻下一句话：“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他们告别亲人踏上征程 他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万余个英烈的名字镌刻在一块块黑色花岗岩石碑上。

驻足、抚摸……《映山红》的旋律在馆长尹汤怀的脑海中久久回荡，他听过福建长汀籍红军后人任汉斌在石碑前唱这支歌。“没有人能唱得比红军后人更动听，他们是用心、用情在唱，歌词里的每个字都是对亲人的思念。”尹汤怀说。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奶奶第一次听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一直在流泪。”在任汉斌的歌声中，奶奶“老黄头”想起了她的“红军阿哥”任文明。

1934年，28岁的任文明参加红军。“老黄头”拉扯着2个孩子相依为命，等她的“红军阿哥”回家。等啊等啊，等到新中国成立，等到双鬓斑白，等来了一纸革命烈士证明书。

“老黄头”老了，一曲《映山红》成为她生命中的慰藉。

任汉斌告诉记者，奶奶经常梦到朝思暮想的任文明。“奶奶梦见他从村里的小路上回来，穿着红军的衣服；等醒来的时候，奶奶的枕巾早已被泪水浸湿。”任汉斌说。

1983年，83岁的“老黄头”离世。2019年，任汉斌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石碑上找到了爷爷的名字。“任文明”这3个烫金的字，是奶奶念叨了一生的牵挂。

在爷爷的名字前，任汉斌唱起了《映山红》，刚唱几句就失声痛哭。

江西于都是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红军后人钟建平、余玉兰夫妇遍寻多年，仍未找到亲人的牺牲地。他们来到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面对花岗岩石碑上仅有的十几个钟姓烈士名字，用手指摩挲着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找到亲人的名字。“找了这么多年，我们只想知道他牺牲在哪里了。”余玉兰有些哽咽。

在灌阳县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红军烈士墓冢形如一顶绣着五角星的军帽，英名墙上刻有3000多位烈士的名字。

曾任灌阳县民政局局长的俸顺喜是红军后代，父亲在湘江战役中负伤，被群众收留而幸存，和父亲一起参加长征的20多位同乡却永远失去了音讯。

“这些烈士都是我的伯伯叔叔啊。”俸顺喜说，多年来，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红军后人。

兴安县界首渡口是当年红军强渡湘江的重要渡口，中央纵队从这里渡江进入老山界。每年清明前后，不少红军后人来到这里，面向湘江撒花祭酒，然后捧一抔红土，掬一瓶江水，作为永远的怀念。

一位红军后人感慨：“大江北去，硝烟散尽，我只有面对湘江叩首。”

他们的初心写在大地上 他们在人民心中永生

湘江战役中，红34师“李连长”在新圩一带身负重伤，被敌人吊在油桐树上活活烧死。村民们偷偷收殓了他的遗骸，藏在石缝间。

20世纪70年代，村民们组织迁葬仪式，将“李连长”安葬在解放小学对面的山岗上。“那一天，村民们在墓碑前摆满了酒和水果，祭奠英烈。”灌阳县新圩镇解放村村民陆先友说，以后每年的清明节，解放小学师生都会到“李连长”墓前祭扫。

2019年，“李连长”墓迁移重修。当地“八山一水一分田”，尽管土地珍贵，但不少村民主动提出将烈士墓建在自家地里。

在兴安县华江瑶族乡水埠村一片翠绿的竹林旁，有一个埋葬着12位红军烈士的墓冢，98岁的村民赵良英一家几代人数十年守护烈士英灵。赵良英的父亲赵金床曾给红军当过向导，红军坚定的理想信念、严明的军纪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年，赵金床等瑶族群众趁着夜色将红军烈士的遗体就地安葬，并在坟前立石标记。他经常告诉子孙：“红军是好人，要给红军守好墓。”这一守就是5代人。赵良英的女儿李贵连说：“我们会一代代守下去。”

老山界主峰猫儿山山脚下有一座小红军墓，墓中是一位牺牲时还保持着站姿的红军烈士。华江乡同仁村村民李大平的父亲李明昇等群众冒着危险掩埋了小红军的遗体，后来又将墓迁到村中央地带。几十年来，村民们坚持修缮、祭扫，李明昇告诉后代：“要把红军墓当亲人的墓。”

今天，红军先辈们的梦想，正一步步变成现实。先烈热血浸染的桂北山区如今已摆脱贫困，群众迎来了崭新的生活。

——解放村大力发展杉木种植、肉牛养殖和红色旅游，全村62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水埠村瑶族群众发展猕猴桃、冷水鱼等特色产业，摆脱了世代贫困，日子越来越红火；

——同仁村毛竹深加工和民宿等产业日益兴旺，202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1万元……

苍山如海，江河奔腾。在当年红军浴血奋战的湘江两岸，相对于有形的墓碑，群众心中还有一座无形的丰碑，更加高大，更加巍峨。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金华、宁波、福州、南京、济南、武汉、西安、成都、郑州、哈尔滨、长沙、贵阳、广州、南昌、重庆、合肥、兰州、银川、昆明、南宁、沈阳、长春、太原、石家庄、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海口、拉萨、西宁、青岛、喀什、无锡、徐州、台州